

怛怛有觸

乾隆皇帝與鵲華秋色圖

方慧潔

〈鵲華秋色圖〉是趙孟頫於一二九五年所繪，此圖是爲了讓祖籍山東卻無緣一見故鄉的好友周密，一窺濟南城的風貌，依著記憶所及完成的一幅濟南山水。四百五十三年後，這件作品卻意外見證並紀錄了乾隆皇帝首次東巡在濟南城的所見所感，伴著回憶，成了乾隆皇帝的山水。

依《乾隆起居注》記載，此爲乾隆皇帝首次東巡，皇太后與孝賢皇后陪同。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二月四日自京城出發，三月四日抵濟南城並遊趵突泉，三月五日登千佛山，三月六日泛舟大明湖，三月七日再遊趵

突泉，三月八日回鑾返京。從清高宗御製詩集中可知其東巡途中亦作詩不輟，每遊歷必有詩作；乾隆皇帝於〈鵲華秋色圖〉上的題跋即高達九則，其中六則爲此次停留濟南時所作，二則爲翌年追念之作，末一則則作於乾

隆十九年之後。本文以乾隆皇帝於東巡後在趙孟頫〈鵲華秋色圖〉上所題之「追念前遊，怛怛有觸。」爲軸，並試從題跋內容理出書寫時序，使讀者觀覽此卷時更能感受到乾隆皇帝追念此行時，心中的「怛怛有觸」。

乾隆皇帝與鵲華二山的初次邂逅

乾隆皇帝爲何對趙孟頫〈鵲華秋色圖〉情有獨鍾？從卷上題記或可知其緣由：「向得趙孟頫是圖，珍爲

秘寶，每一展覽，輒神爲嚮往。」乾隆皇帝在濟南駐蹕之處爲山東巡撫部院署，登城望遠，見東北方有山，一問之下，才知道是書裡常提到的名勝：鵲山與華不注山。以往只見畫中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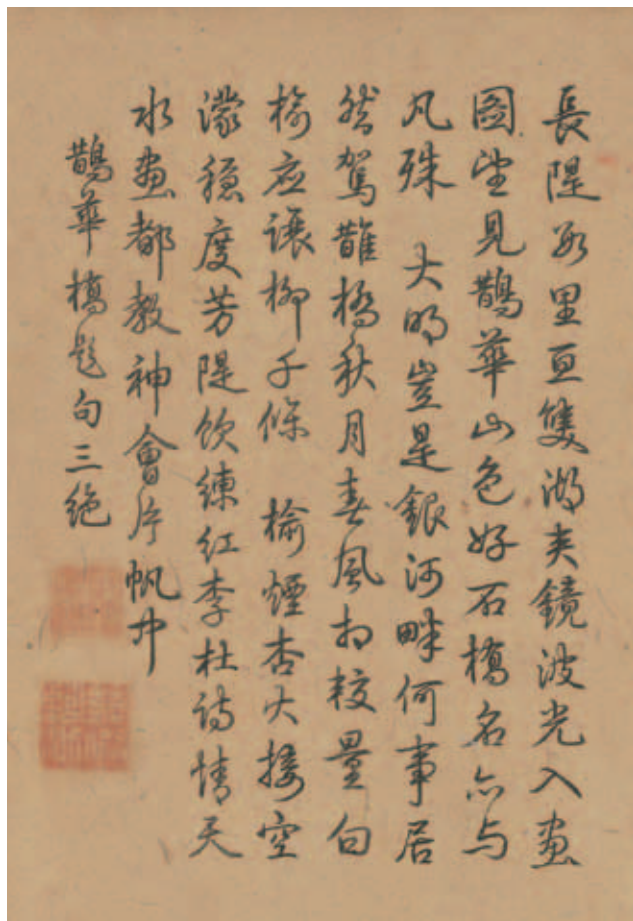
水，曉文字之記述，不知其實貌，神往的山水忽焉在前，乾隆皇帝的雀躍之情可想而知，即命人自京城送來趙孟頫〈鵲華秋色圖〉與實景相比對。題跋全文如下（圖一）：

（一）

鵲華二山按輿志諸書所載夙稱名勝向以猶孟頫是圖珍爲秘寶每一展覽輒神爲嚮往然僅於卷中得彷彿言於少之今幸二月東巡將謁闕里祀岱宗禮成投蹕濟陽周覽城堞望東北隅諸山詢之守土大吏乃悉山頂高且銳者爲華不注迤西頂平以厚者爲鵲山向固未之知也因命郵報從京齋吳興畫卷以來友相證合風景無殊而一時目舒去悵較之曩者卧遊雲霄倍獲天假之緣豈偶然哉但吳興自記云東爲鵲山今考誌乘參以目觀知其在華西豈一時筆誤歟故書近作鵲華之側並識於此云戊辰清明日御筆

圖一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皇帝在比對此圖時，考證了鵲華二山的地理位置，特在題跋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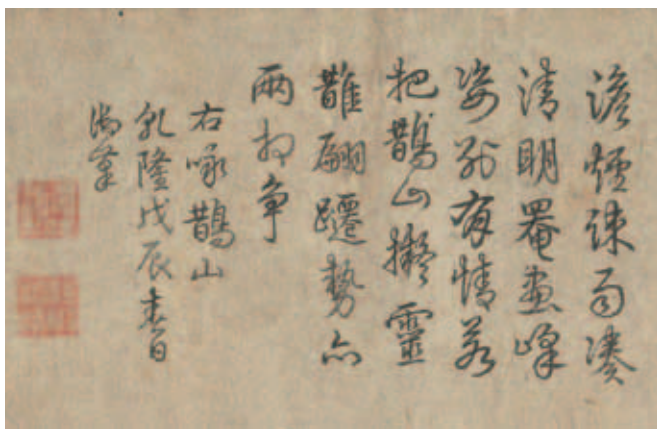


圖四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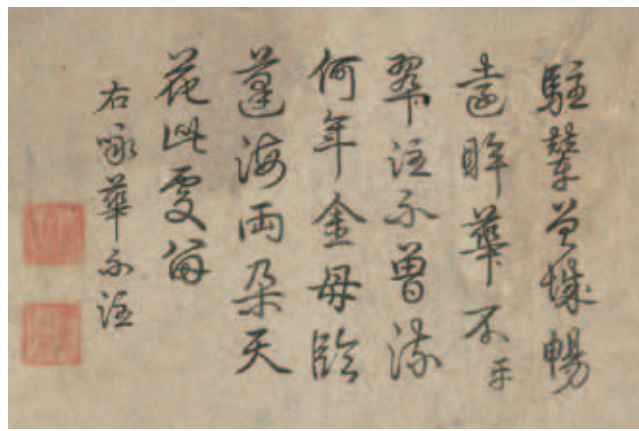
述（鵲華秋色圖）曾入清收藏大家宋

圖。望見鵲華山色好，石橋名亦與凡殊。
大明豈是銀河畔，何事居然駕鶴橋。秋月春風相較量，白榆應讓柳千條。
榆烟杏火接空濛，穩度芳隄飲練虹。李杜詩情天水畫，都教神會片帆中。

（《西陂類稿》）：
濟南城北兩峰殊，積翠凌空過小孤。怪道相看如故友，鵲華秋色舊披圖。（曾見趙文敏鵲華秋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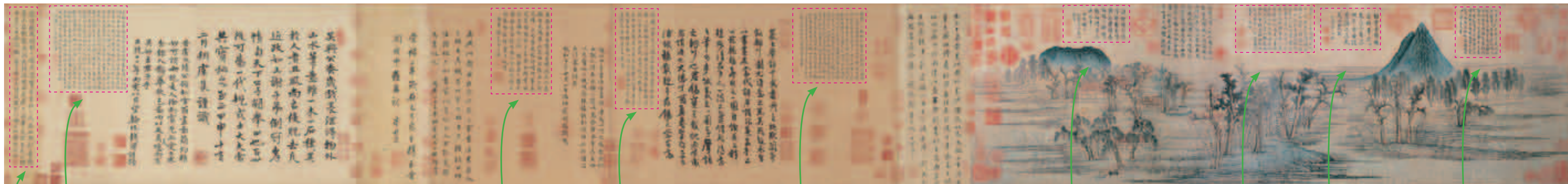


圖三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在畫中的二山旁各題一詩，以起標示作用。二詩如下：
（一）
駐紮曾城暢遠眸，華不羣注不曾流。何年金母鄰蓬海，兩朵天花此處留。右咏華不注。（圖二）
（二）
澹煙疎雨湊清明，墨畫風姿別有情。若把鵲山擬靈鶴，翩躚勢亦兩相爭。右咏鵲山。乾隆戊辰春日御筆。（圖三）
鵲山在濟南府城北約二十里，高一百二十公尺，華不注山在城東北約十五里，高一百九十七公尺。以今日的眼光來看，充其量只是個大土丘，但在湖光水色與雲煙氳氳的襯托下，一片詩情畫意，昔人稱此景為「鵲華煙雨」，為濟南八景之一。此行乾隆皇帝與孝賢皇后同遊大明湖，湖上有一橋名「鵲華橋」，連接大明湖與百花洲，在橋頂往北望即可見遙遙相對之鵲華二山，美景當前，詩興大發，題了三首七言絕句為記（圖四）：
（四）
長隄數里亘雙湖，夾鏡波光入畫



圖九 圖七 圖四 圖五 圖一 圖三 圖六 圖二 圖八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題跋位置示意圖

鵲華橋上每停車，尤愛新晴返照餘。城裏看山惟此地，真成手弄玉芙蓉。

（鵲華秋色圖）在外輾轉流傳，康熙年間進入內府收藏，乾隆十年完成的《石渠寶笈》中將《鵲華秋色圖》評為上等，並記載「御題鵲華秋色四大字款署乾隆御筆。後有乾隆宸翰、與物皆春二璽」。此引首上的「鵲華秋色」四字比乾隆皇帝其他的題跋時間都來得早，應為乾隆皇帝尚在此卷上所題首筆。彼時乾隆皇帝尚未意識到這幅畫描繪的山水仍然真實存在著，因而未多著墨；待《石渠寶笈》成書三年後，乾隆皇帝東巡到了濟南，遍遊名勝；在離開濟南、返京

途中，仍念念不忘與鵲華二山相會時的悸動，取圖再閱，「戊辰清明後三日再筆（三）」，簡要地敘述這段相遇，並指出畫卷上的（二）（三）（四）等三首題跋為其吟詠鵲華二山與鵲華橋之作。全文如下（圖五）：

（五）

吳興此卷先已編入石渠寶笈，其時因未歷二山勝概，不及一語識之。今圖與景會，瞭然於心目之間，既為別白考證，而鵲華二山與所由名橋者，又各分題絕句並書卷中，是宜志其顛末，標以歲月，庶便他日覽觀焉。戊辰清明後三日再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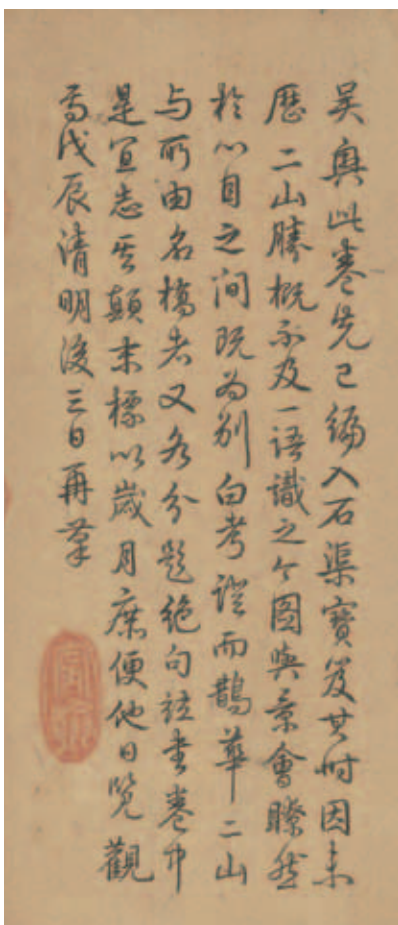
駐蹕期間正值清明時節（該年清明節為三月七日），題跋（一）

（三）（五）皆標以歲月無誤，乾隆皇帝另賦《清明即景》一詩，亦不離鵲華二山，收錄在御製詩文集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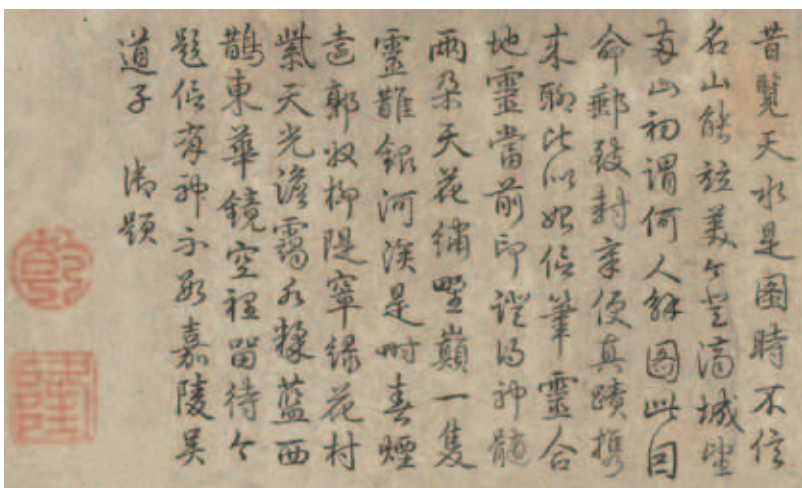
今日湖山分外嘉，百花洲上正蒸霞。春光大地公魚鳥，翠色兩峯翳鵲華。杏酪幾匙翻雪色，紙鷗數隊御風斜。清明豈是客中度，四海為家到處家。

綜上所見，乾隆皇帝的多篇詩作誠如其自述般：「然幾務之暇無他可娛，往往作為詩古文賦。文賦不數十篇，詩則托興寄情，朝吟夕諷，其間天時農事之宜，涖朝將祀之典，以及時巡所至，山川名勝風土淳漓，罔不形諸詠歌紀其梗概。」而乾隆皇帝實在大喜歡《鵲華秋色圖》了，以致於他汲汲孜孜地以詩句重複描述他與鵲華秋色的驚喜邂逅，以及他眼中那如何明媚的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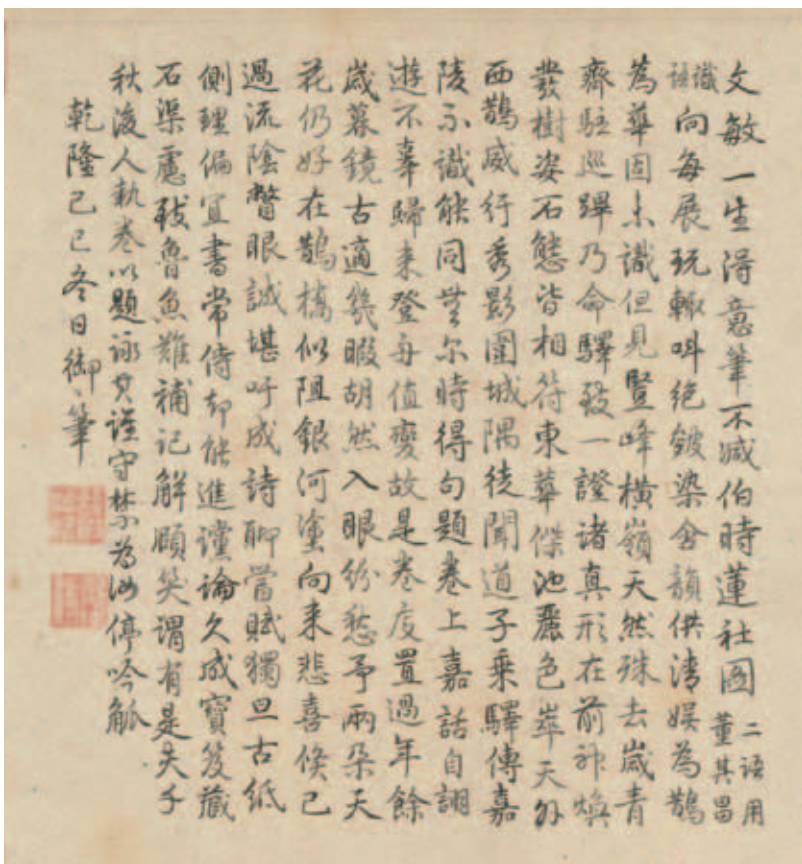
此次東巡在《鵲華秋色圖》上共留了六則題跋，第六則題跋未留下確切日期，但從「今登濟城望兩山」和「是時春煙遠郭收」可知其為東巡時所作無疑。



圖五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六）

昔覽天水是圖時，不信名山能並美。今登濟城望兩山，初謂何人解聊此。因命郵致封章便，真蹟攜來證得神髓。兩朵天花秀野巔，一隻靈鵲銀河湫。是時春煙遠郭收，柳

隄穿綠花村紫。天光滄靄水採藍，西鵲東華鏡空裡。留待今題侶有神，（石渠寶笈內題詠名蹟甚多，獨是卷未曾及，留待今日即景拈吟，亦一奇也。）不數嘉陵吳道子。御題。（圖六）

追念前遊——再題《鵲華秋色圖》

三月八日離開濟南時，孝賢皇后已感身體不適，為了不影響原定行程，仍勉強動身，三月十一日「皇后偶感寒疾。至是日疾甚。」當夜便在舟上崩逝。民間流傳乾隆皇帝為其發興詩詠鵲華橋，寫下「大明豈是

銀河畔，何事居然駕鵲橋。」一語成讖而後悔不已，甚至下令將此卷封藏內府，永不再閱。然而後悔為真，三年後乾隆皇帝再次東巡，過濟南而不入，嘆「大明湖已是銀河，鵲駕橋成不再過。」徒作〈過濟南雜詩〉以抒懷：

曲阜春巡憶戊辰，同扶鳳葦侍慈

親。行宮抱疾催旋轡，猶恐懷歸勞眾人。大明湖已是銀河，鵲駕橋成不再過。（戊辰詠鵲華橋有若把鵲橋比靈鵲之句遂成詩識云）付爾東風兩行淚，為添北渚幾分波。

封卷令則為訛誤之說，根據本

卷題跋（七）（八），翌年（己巳），一七四九）乾隆皇帝即再題於卷上：

此卷久貯內府已載入石渠寶笈戊辰春東巡齊州則東華西鵲蒼秀潑眼宛若披圖因驛致是卷相印題長句以紀其事己巳嘉平幾餘重展追念前遊怵怵有觸因再成長篇去之卷尾以志歲月而叙其緣起如此三希堂御筆

圖八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七）文敏一生得意筆，不減伯時蓮社圖。（二語用董其昌識語）向每展玩輒叫絕，皴染含韻供清娛。為鵲為華故未識，但見豎峰橫嶺天然殊。去歲青齊駐巡蹕，乃命驛致一證諸。真形在前神煥發，樹姿石態皆相符。東華傑池麗色峯，天外西鵲威紆秀。影圍城隅徒聞道，子乘驛傳。嘉陵不識能同無。爾時得句題卷上，嘉話自詡遊不孤。歸來登舟值變故，是卷度置過年餘。歲暮鏡古適幾暇，胡然入眼紛愁予。兩朵天花仍好在，鵲橋似阻銀河塗。向來悲喜倏已過，流陰瞥眼誠堪吁。成詩聊當賦獨旦，古紙側理偏宜書。常侍却能進讓論，久成寶笈藏石渠。慮致魯魚難補記，解頤笑謂有是夫。千秋後人執卷以題詠，其誰守禁為汝停吟觚。乾隆己巳冬日御筆。（圖七）

（八）此卷久貯內府，已載入石渠寶笈。戊辰春東巡齊州，則東華西鵲，蒼秀潑眼，宛若披圖，因驛致是卷相印，題

前詩既成閱數日念石渠寶笈書既已成後此與到屬題恚未及載憲或疑為挂漏然目是遂尔閣筆是不自為法傳乎爰定石渠繼鑑一重已成書而續題者則以識之記錄起於此

圖九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長句以紀其事。己巳嘉平幾餘重展，追念前遊，怵怵有觸，因再成長篇書之卷尾，以志歲月而敘其緣起如此。

三希堂御筆。（圖八）

再度展卷，細說從頭，內容與東巡時所題的文字多有重覆，從一開始的對鵲華二山的嚮往、與實景相比對的興奮，到至今難忘的秀麗風景，皆一一作記。值得注意的是，自本則題跋中始提到喪妻之慟，「歸來登舟值變故（七）」，天子真情流露於字裡行間，表達喪妻的悽惶。

從乾隆皇帝的題跋與詩文中可窺知其每次展圖的心情不甚相同，其描述鵲華二山的文字裡充滿了文人對山川人文的詠懷；而再次展卷時已物是人非，彼時此時，畫裡的、現實中的兩座山皆仍安在，即使鍾愛本卷有加，卻又同時承負了與皇后同遊的美好記憶和伊人遠逝的哀傷。

最後一則題跋則是乾隆皇帝特別說明本卷的題跋成於石渠寶笈成書之後，因而伴有石渠繼鑑之印；石渠繼鑑一印啓用於乾隆十九年，故此為本卷上最晚近之題跋。全文如下（圖九）：

（九）前詩既成，閱數日，念石渠寶笈書既已成，後此與到屬題，恚未及載，慮或疑為挂漏。然目是遂爾閣筆，是不自為法縛乎。爰定石渠繼鑑一重，已成書而續題者則以識之，記錄起於此。

乾隆十三年東巡後，乾隆皇帝過濟南八次，感觸仍深，每每作〈過濟南雜詩〉以抒懷；即使不復在〈鵲華秋色圖〉本卷上題記，在其鈐押的印記如「古希天子」、「八旬天恩」與「八徵耄念之寶」等可知乾隆皇帝七、八十歲時仍屢展此卷，引首處並

鈐以「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一印為記。

結語

張潮在《幽夢影》中論山水，「有地上之山水，有畫上之山水，有夢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而乾隆皇帝認識〈鵲華秋色圖〉是從畫中之山水為始，後與地上之實景山水相遇，圖與景會，「始信筆靈合地靈（六）」。而品味山水的幸福因失去夫人的傷慟蒙上陰影，〈鵲華秋色圖〉對乾隆皇帝而言，再也不僅是畫中的山水。

藉著長長的文字，再走過往事，乾隆皇帝知道，他不可能一直在畫裡遊逛，必須要回到現實的世界來。那九則長短不一的題跋，即是他終其一生低迴不已的回憶山水。

作者任職於本院院長室